京劇藝術講座

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



第一集

北京宝文堂書店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編者的話

这本小册子，編选了几篇我会举办的“京剧表演艺术講座”的整理稿。主講人是几位全国知名的京剧前輩艺术家。

在戏曲表演艺术理論方面，我們还貧乏得很。我們急需繼承、研究和总結傳統的表演艺术；并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創造反映現代生活的表演艺术。

講座主講的老先生們都經历着京戏由清末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今天，他們在京剧表演艺术方面有着丰富的經驗、深刻的体会、精湛的見解。这些講座曾經吸引和振奋了北京的戏曲界。

今后我們还将繼續举办京剧表演艺术及京剧音乐方面的講座，并将繼續整理出版。希望戏剧界及讀者給我們提出宝貴的意見，以改进我們的工作。

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

1958.6

目　　录



談《豆汁記》中金玉奴的几个动作

荀慧生

演員演戏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得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。京戏里有生、旦、淨、丑，等行当，每个行当又有各自的表演程式。

行当的划分是表演程式的归納。但是对于行当的表演程式要活用。如果只机械的去用各行的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的表演程式而忽略了人物思想感情，那样他的戏准演不好。例如青衣和閨門旦的走步，应該是緩步慢行，但是人物心情有时和緩，有时紧張。在阶級社会里，还有各种出身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心理、面貌。因之在表現方法上，也要根据具体人物加以变化，不能生搬硬套的演死戏。

我們仍以旦行为例，花旦这一行，主要是靠眼风流俐去作戏，但是当人物正在煩悶，你也“耍眼风”，那便脫离了剧情，成了形式的表演。具体到《豆汁記》一剧的金玉奴这人物时，提出个人一些肤淺的体会。

《豆汁記》、又名《棒打薄情郎》，过去多演前边一折。那是因为封建社会为了宣傳宿命思想。戏一开場，先上紅鸞喜神引莫稽倒臥金松門口，再引金玉奴出場搭救。

因之戏名也叫《紅鸞喜》。我从前很喜欢演这戏，但我不演单折。从1921年在上海演出时，就把它貫串起来，演至《棒打》止。演出风格也不完全是花旦，因为后面的《赶考》、《推江》、《棒打》等情节，就以傳統程式来看，也不是花旦和玩笑旦了，而是閨門旦的表演动作。

金玉奴是全剧的主要人物，她为人热情、善良、活潑、乖巧，因为她很早就失去母亲的教养和爱护。随着父亲长大，所接触的人又多是乞丐。所以她性格上也有嬌縱、潑辣的一面。戏开始时，她念了四句詩，内容流露出她多少也有些閨怨。所以念到第四句的"空員貌如花"时，就不要認定花旦出場时无論是"詩"是"对"，末一句必須是手拿手帕，支开手指，随着鼓点的"一、二、三"念"貌如花"三字，并要眼风、作媚笑，那就是机械运用了行当的程式。我表演时，是結合金玉奴的心理、从眼神略带一点慵倦之态，因为这个人物的基本情况是天真活潑，如果要夸大她的苦悶，那也是不合适的。

从見莫稽起，至莫稽爬进門来一段，傳統的表現方法，也一直是"色授眉与"，好象一見鍾情似的。突出的是莫稽进門，玉奴走下取豆汁时念"你等着"、"你可等着"，演員的点头"耍眼风"，这是只顧到花旦卖弄风情，而离开了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。我以为金玉奴同莫稽的接触，是从金玉奴見天降大雪，惦念老父开始，而不是有女怀春。等她唱完四句原板后，出門先向上看，再向平看，并作出捂手畏寒的神气；再以手帕来回摆动，表示下雪，随着走

向上場門遥望，再轉身走向下場門遥望，这样天寒、风雪交加的情景，和玉奴盼望父亲的心情也就表达出来了。

当金玉奴无意中碰到倒臥在自己家門口的莫稽时，起先她惊訝地以为这个人已經死了，后来見他还有气息，又同情他的遭遇，想救他，又不便搀扶他……这一切都要演得落落大方不能扭扭捏捏，要注意人物的天真无邪、正义感的特点。为莫稽取豆汁下場前念到"你可别走"时，因觉察自己过于坦率，这才稍露出点羞澀，但也絶不可眉挑目語的乱耍眼风。等莫稽吃飽喝足之后，揚长走去时，这时金玉奴天真的以为莫稽这个人不通情理，連活命之恩都不謝一謝就走，念到"我說你給我回来"的心情，也不过是想責难他几句，并无别的念头。等莫稽二次回来，她見他是个讀書人，又和自己年貌相当，这才由欽慕进一步爱上了莫稽。

金玉奴婚后不久，与老父跟随丈夫同去京城赶考，她天真的以为从此可以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了。万沒有想到莫稽变化，逐漸发展，不能突如其来的給观众觉察到金玉奴很銳敏，好象她早就知道莫稽要变心，例如莫稽得中，报录到門报喜时，金松把报单送給莫稽，而莫稽明知金家父女不識字，却有意奚落要金松和玉奴看报单。金玉奴这时只觉得自己出身貧寒，莫稽有些看不起自己，感到羞慚、怨忿。演員这时表演是"僵笑"中退步避开莫稽的視綫，坐在椅上，等莫稽念完报单，并說"以后大家要拿出些規矩来"时，玉奴虽替老父难过，但

还認为这是官場中一般应有的尊严，并未从本質上看清莫稽这个人的恶劣品質。在江岸登舟一場，金玉奴下車，走近江岸看見船夫搭扶手，稳步直前的一心只在上船，可是遇到莫稽的阻隔金玉奴才发觉莫稽已然变了，自己物色的丈夫并非佳偶，这时演員要把玉奴惊訝、失望、隐痛、悲哀、憤恨……复杂的心情，从动作中表达出来。演員先是反捲水袖，走跳步搭扶手准备上船，莫稽从后猛的以左袖拂金玉奴腰时，金玉奴用趔趄的身段退步，表示出其不意吃惊险些失足落水，再傾斜上身、分揚水袖，右手搭金松背，再看金松，想到父女二人远离家乡寄人篱下、为莫稽赶考費尽艰辛，現在却遇到这位官老爷——自己的丈夫这样对待，一陣气憤悲哀、欲哭无泪的和金松对視，表示不如回去仍过那乞丐的生活。——这里旣要描繪金玉奴和其他女性一样所具有的哀怨、凄楚，又要突出金玉奴特有的坚毅强悍的性格。但金松暗示女儿暂且忍耐，玉奴处在进退两难之际，心想与其忍受莫稽的輕視，不如投江一死。这时演員用双甩袖、跺脚表示决心，經金松二次相劝，心想无法权且忍耐一时再說，这才揚右水袖、跳步上船，屈身进仓。

《棒打》一場，就是按老本大团圓的办法演。金玉奴的唱念也都要突出她激憤的情緒，念到“丫鬟与我打”时，語气要恨些，切莫軟綿綿的。

以上是个人对金玉奴的一点体会，提出来請大家指正。

花旦的表演方法

于 連 泉 講

胤德 韵宜 記

花旦在舞台上应当怎样动作

我們常說：演戏要通过演員的唱、念和动作来表現角色感情。表演既是艺术，就和咱們私底下的生活不一样。动作时得处处照顧到“美”。花旦这一行又多半扮演的是小姑娘、小媳妇等一类角色，所以除了“美”以外，还得要“媚”、“脆”、“率”、“稳”。要真正作到这样，还得打从京戏表演上的手、眼、身、步、口五法上談起。不論美也好媚也好，都得通过这五法来表現；离开这五法就沒法表演，就談不到美、媚、脆、率、稳，因此也就沒有什么“表演艺术”了！

这里我先簡单的談談怎样运用五法：

手

就是指法。花旦講究用“兰花指”，切忌五个手指全伸开。手指动作时要細巧、灵活。手指伸出去也要有勁

（是股俏皮勁，不是拙勁）怎么好看怎么来。同时还要用手指表現人物感情的变化。比如花旦在台上和小生或者是和小花臉調笑，要用手指他时，是以食指斜着指出去，指出时，节奏要輕快，头顺势再一歪，調笑的情緒自然就表現出来了。如果是在生气，食指就需从胸前伸往前方，臂要直，指尖也要有力。

眼

指的是眼神。眼神对做戏关系特别大。如果一个演花旦的不会用眼神表現角色的心里活动，那他（她）准保成不了一个好演員。就以《烏龙院》为例，閻惜姣在做綉鞋时，宋江問她："手拿何物？"閻惜姣这时对宋江有一肚子的不满意，因而想借机損他一下，便回答說"这是你的帽子"。話只有一句，要在很短的空隙把閻惜姣的心情表現出来，就得依靠眼神，而眼珠也只左右两看，也不許胡轉乱看。

再拿花旦的出場来說，先要給观众一个活潑、伶俐的感觉，那就要以"三眼"把观众抓住，什么叫三眼？就是左看一眼，右看一眼，中間再一眼。看的时节，头可不許动。

旦角在台上眼睛不能向上看，也不許看台毯，視綫要平。如果你演的是《拾玉鐲》、《鉄弓緣》一类爱情戏，小生作戏时，得看对方的鼻子，不要死盯对方的眼睛，这样，旣不厌气，也特别有"神"。

花旦演戏时要靠眼睛傳神，可也不許五官移位，满脸跑眉毛。有的演員眉毛上下乱动还以为有"戏"，其实那真难看！那也不叫艺术。

身

指的身段。作身段也要符合剧情，一定得和眼神、手、步法結合在一起，就是説手到、神到、身到，要动全动，可不能各干各的。花旦身上最要不得的是发僵、死板，要活分，作戏时要放松（不是松懈），要暗中使一股巧勁。表面上看起来又精神，又美，还很率。作戏时也要照顧到三面，就是説从左到右，或由右到左，上下身要随合，这样旣美，不論坐在哪儿的观众都能看到你作戏。

使身段时也得合乎剧情，因为一个戏有一个戏的情节，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关子，可不能"一道湯"，比方說《打櫻桃》中的平儿和《花田錯》中的春兰，都是丫鬟，可大有区别，因她們身份、性格不同，使身段的时候也不一样。平儿侍候有錢人家的小姐，这个人家又是書香門第，因而她性格虽活潑，但比較文雅一些，表演时不宜輕浮。她出場时一手提着櫻桃籃，一手耍着辮子穗，唱着吹腔，体态輕盈，走小碎步把小姐引上場来。而《花田錯》中的春兰較比能干、好逞强，又深得員外夫人的寵爱，所以她行动举止活潑中透着点潑辣勁儿，她一出場是小鑼打上，念了两句对，轉身向員外夫人請安，再

反轉身斜着身子攥着两个拳头在小肚子旁，只給小姐道了个万福，满臉笑容，全身是戏。把这个丫鬟的性格就全表現出来了。

为了使身段美，动作时左右需对照，可也要避免千篇一律，动作雷同。就以整鬢来説，如果你右手整右边鬢角，左手就得换个地方，你可以摸摸后面的花或者是抓髻。坐的时候要斜着身坐，不要正坐，只坐椅子边沿，不能靠着椅子背坐。要不然就不美，还显着挺笨。站在台上身子要直，不能挺胸凹胸或挺肚子，請安或跪的时候背要平，开門关門时，远、近、高、矮要有准地方，門閂要有准尺寸。

上楼下楼既要真实，可也得要美，一般楼梯是单数，高的是十三层或十一层，矮的是九层或七层，看舞台大小灵活运用。楼梯层上下数目必须一样。不能上十一层，下来时变成七层了。上楼时里面一只手撩着裙子，外面一只手扶着栏干，微弯着腰，手和身随着楼的梯层逐渐抬高，脚底下也要交待清楚，下楼时也同上楼一样，里面手撩裙子，外面手扶栏干，手由高慢慢落低。

使身段时，上下身要合，不管身段多复杂，也是一股勁儿。要柔中有勁，处处要注意到美、脆。

步

就是步法。也叫台步。花旦的步法很多，如通常説的台步，碎步、挫步、碾步、赶步、魂子步等。踩蹻有

跺蹻的步法；大脚片有大脚片的步法，不論哪种步法，都不能脱离美、媚、率、脆、稳五个字。不管哪一种步子，上身也不許乱晃，走的时节肩要平，台板不准震出声音，穿的裙子上的馬面不許翻轉。两只手摆动时要小巧，不能大摇大摆，只能前后摆，不兴左右摆。

台步的用勁地方也不一样。如搓步是脚掌心用勁，后跟不吃力，跺蹻才使脚尖。

一出戏里有一出戏的步法，也不能随自己意思乱安。比方說《活捉三郎》中鬼魂能使魂子步，走旋风、搓步、碾步、赶步等，《游湖阴配》中的李慧娘就加了走矮子了。

要使台步走的好看，又干淨，又俐落，跑圓場时还沒有响声，沒有窍門可找，只有苦練。我当年練台步时两膝中夹一枚銅錢还不許掉，練过一个时候再换一个小鉄片，进一步又夹个小紙片。只許把紙片碾碎也不許掉下来。这样練的結果，不管你跑多么快的步子，上身也不乱顫摇。

口

指的口型。人常說古代妇女笑不露齿。我們在台上演的也多是古代人，所以笑时不管它牙齿生得多么白、整齐，也不許露出来（張开嘴笑也不美呀）。花旦笑时，最好用絹子遮一下。

唱、念时也要注意口型。旣要吐字清楚，也不能呲

牙咧嘴。生气时努着嘴可也得要美。

总之，手、眼、身、步、口五法虽各有各的講究。运用时可不能把它分开，就是說牵一发要动全身，道理很多，全只依靠講也不解决問題，主要的还是在練。熟能生巧，功夫用到了，自然就能运用得当。

演戏时应注意的几个問題

記得我学戏时，我的老师常給我說：演花旦戏要記住："不厌不貧，恰到好处"。我演了几十年戏，也的确体会到这句話的道理。花旦演員保不准要演各种内容的戏，如偷情戏，爱情戏，或潑妇戏……不論戏的内容如何，表演时，可不能把戏做厌了。厌就是厌气，賤骨头相。拿着黄色表情招攬观众。戏是艺术，要做到点到而已，就如同变戏法的要变大碗，碗里有水，水里还有魚。在未变之先变戏法的先拿一块包袱皮向观众說："瓩单里，瓩单面"把观众的神抓住了再喊一声要"变"，包袱皮撩开碗变出来了，而我們演戏时只能演到說要"变"，等观众注意力集中要看时，戏完了，关于下面变的是碗也好，是水也好，留給观众去琢磨就行了。不然的話，你把一切全白瓜露子的演給观众，不仅是黄色的，而且也不是艺术。

談到"貧"，也是花旦演員要注意的。"貧"就是乏味，也叫过火。比方說，某一場戏演到精采的地方，观众鼓

掌赞美，演員就認准这个地方能叫好，就一遍、两遍不厌其煩的去表演，目的是想把观众灌飽，以便討好。其实观众早看膩了，下次不想看了，这个演員也快沒有戏飯了。做戏要恰到好处，要含蓄，讓观众有回味的余地。

要做到不厌，不貧，只有一个密訣，就是不能脫离剧情，演誰象誰，忠实于角色。如果你演的是个喜剧人物，你私底下有多么不痛快的事，也不能带到台上去。到了台上，你最好忘記你是你自个儿，而是剧中人。

如果你要排新戏安身段新东西，也得照顧到剧情，人物。不能胡来，乱来。比如有的演員"甩发"甩的好，什么戏他也甩几下；有的演員搓步下过功夫，不管这出戏是否适合安，他也来个搓步。就成了"硬山擱檁"了。

扮相和念白

花旦的扮相包括头面，形头，鞋脚等，一出戏和一出戏不同，周身上下，也要配搭均匀，扮出来，要俐落，要脆，要美，"贴片子"需根据自己的臉型，不能一味摹仿别人。采鞋也要干淨，漂亮，穗子脏了可以經常换，鞋底也要經常刷上粉。否則，你一出場就拖泥带水的。

旦角可也忌諱"破臉"，不論你演的是凶妇戏（如馬思远等）或鬼戏，也不能在臉上胡抹，或者是一道子紅、一道子黑的，有人演鬼戏甚至鼻子上抹上紅油采，表示七窍流血。还挂紙錢、披长发，搭拉着水袖，直着身子

走出来，讓人看見实在很恐怖。我認为一切只要用面部表情、眼神和动作去表演就可以了。象《活捉三郎》或《游湖阴配》等鬼戏，原来的扮象就很可怕，我演的时候就全改了，仍用未死前的扮象。用臉上神气和舞蹈动作把鬼的气氛表示出来。

花旦的念白也很重要，因为花旦唱少，主要是靠念白表达剧情。念白时要自然，念出的字要清脆，字音要准，京白也要念出韵味来，要有抑揚頓挫，調門不能定的太高但还能打远。

花旦念白时还要注意以"衬"字来补不足的地方，比方說：在場上正和小花臉逗哏，对方在念台詞，旦角在一边不能閑着，应該用"嗯"，"啊"，"是嗎"，"怎么着"等詞来衬托。这样既不显得僵，还可以給小花臉把戏托住。再如小花臉抖了一个"包袱"，观众哄堂大笑，演員在台上如馬上接念台詞，观众也听不見，不念台詞，"戏"就会中断，这时，台上演員最好順着台詞的意思往里填"嗯"，"啊"等，等观众静場了，咱們再接着往下念。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(北京王府大街64號)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號
合作总社印刷厂印刷　新华書店發行
*
統一書號:10070·163　字數8,000　開本787×1092耗1/32　印張7/16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　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0,001—5,000
定價(7)0.07元